

文化中的中國：回歸理念和尊嚴

——文化中國學刊改版獻詞

子夜 本刊總編輯（加拿大）

整整二十五年前，作為《文化中國》學刊的發起人和創辦者，筆者在當年起草的卷首論語（代創刊詞）中，從一種海外看中國的情懷，期待著前面會出現一個夢。那時，面對政治、經濟正在迅速強盛的中國，世界都在觀察中國將會給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投下如何的變數，我們則熱烈期待一個源自悠遠卻又充滿現代精神的文明古國，能通過文化的檢討和更新，以一個文化的大國同世界對話。

晃眼，新世紀已經過去二十年。我們曾經倡導的「對話」，不但是一个刊物的品牌，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為整個文化中國運動中的標志性理念，國際人文學界的共識。儘管有所變故，因為我們的理念沒有變，所以在加拿大繼續編輯和出版《文化中國》學刊的使命也不會改變。這不是個人的堅持，而是歷史的一種承諾。在「國際人文學會」主辦下，新版的《文化中國》學刊呈現在學者面前，不但增加了頁面篇幅，而且開始刊發英文原著論文，就是一種初心承諾的明證。作為《文化中國》的發起人和創辦者，以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繼續守護這塊人文學者長達四分之一世紀共同耕耘的精神家園，是一種無法推諉的責職。

《文化中國》去年出滿一百期，這個事實表明時間畢竟在流逝。現在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視野也已煥然一新。讀者應該注意到，新版《文化中國》學刊的英文刊名用了*China in Culture*，而二十五年前刊物創辦時，英文是*Cultural China*。我們想說的是，這裡不僅僅是刊名的變更，其實也蘊涵了一個時代變遷和視野轉換的緣因。「文化中國」概念是著名新儒家杜維明最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當以「文化中國」為名的刊物誕生時，他應邀撰文，說「文化中國」還「只是個不滿十歲的孩童」。那時，海外和本土是遙遠的，就文化層面觀察，中國還剛從「萬馬齊喑」走出不久，新世紀還沒到，大家僅是希望看到的中國不僅是政治的和經濟的，而且還是一個「文化的」中國，即*Cultural China*。那個時候，我們以形容詞的文化中國表明自己對中國的夢想。今天，中國在文化中早已不是「萬馬齊喑」，而是「空中如萬馬奔騰，樹杪似千軍擁擠」。從「萬馬齊喑」到「萬馬奔騰」或「千軍擁擠」，這是一個空前的轉折，不僅為一個民族的復興壘實了必須的文化根基，而且為同世界平等對話創造了必要的本土文化論述和具特色的精神思想底氣。這就不僅僅是用「文化」形容的中國，而是*China in Culture*，即一個朝氣蓬勃、充滿活力的「文化中的中國」！這是一種已經是進行時的生活境界。這種境界不僅僅屬於華路藍縷的文化學者，而且更是屬於杜維明所說的全部三個意義上的文化中國。

作為《文化中國》學刊的創辦者，從海外形容「文化中國」，到身處活生生的「文化中的中國」，目睹了一種文化大場景的轉換，這是一個與幾十年前完全不同的文化語境。這裡想提一下五年前的一件事情：2014年9日，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儒聯大會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出席了會議的開幕式並致詞。黨的最高領導人出席儒學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將近百年以來的第一次。就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本質來說，這是極具象徵意義的典型事件，可以說是真正的「開天闢地」，在文化上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從打倒孔家店和全盤反傳統的百餘年間，包括傳統國學在內的文化遭受摧殘，文化斷層空前嚴重，恰恰就是中華民族百年遭遇的重要背景。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一直鍥而不捨地試圖逼近恢復傳統文化、重建民族文化這個核心問題。也正是伴隨著無法停止腳步的改革開放，以「國學」熱開始的文化思潮才浪浪相湧並終致形成蔚為奇觀的文化復興大潮。

這樣一個世界，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民族，再加上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以文化而立國，以文化而強國，已經成為全民族的共識。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夢從本質上說就是文化中國之夢。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中國，都將建基在成熟而又日益更新的文化中國之上。就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任何物質的東西都可以在瞬間建立起來，並同樣可以在瞬間予以摧毀，唯有文化中的中國，China in Culture，一個民族用自己的心靈和意志，通過自己的生活，代代相傳並耳濡目染，以此建立的精神和思想家園，才是外力無法摧毀的。兩千多年來的儒釋道，不但具有一定穩定文化的基石作用，同時又滋潤了外來多元文化的融匯，使文化中國不但極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色，同時又極具多元化和世界化的共性。在世界近年充斥文明衝突論的時候，不同文明都因其特點而受到相互的排斥和質疑，唯有中國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的傳統文化和精神資源，始終在現當代文明世界受到共同的尊敬和認知。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文化中的中國，就是在文化上已經蓄勢待發的中國。我們當然要為這樣一個充滿生命和活力的國度歡呼。

從海外視野形容文化的中國，到親身置於這已經是「文化中」的中國，這也許是我們期待的一種回歸。中國文化不應再是海外孤賞的花果飄零，她的生命力正是體現在向本土的回歸上，經受第一世界意義的文化中國的檢驗。就目前來說，這種回歸應該包含了兩個方面，一個是文化理念的回歸，一個是文化尊嚴的回歸。

從文化層面上致力理念的回歸，文化中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文化是世界文明優質成份中的重要源頭之一，而且幾乎從沒中斷過，深浸於甚至窮鄉僻壤中。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特質，儒、釋、道同併相處，吸收了包括佛教、基督教等外來文化，連同「禮」「義」「廉」「恥」構成的國家、社會價值和倫理等維度，就是當代社會共同價值認知的來源基礎，具有相對穩定甚至有永久基石的價值理念。中國文化力主經世致用，「仁愛」從來不是掛在口頭或胸前的牌子，而是踐行履知，更從實踐中提煉了當今世界難能可貴的誠信、仁愛、敬畏、忠恕、知恥等極具普遍意義的價值論述，例如張載所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幾乎可以綜合成中國特色的人文理念，而且可以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代述說。我們相信，經過必要的批判繼承，創造性地轉換，完全可以完成理念的當代回歸。

回歸理念，就是回歸文化的尊嚴。精神、思想、倫論定義下的文化，在市場撩亂中理當持守自己的獨特空間。沒有距離，就沒有尊嚴。社會的轉型中，文化的尊嚴不能與自由經濟「與世俱進」。我們身處的，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可能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在中國，現在是幾百年乃至一千多年來從事人文研究的最好時代，不但豐富沸騰的社會生活和各種變遷，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研究課題，而且五、六十年代書籍、資料、檔案匱乏的記憶已不再重現。就人文學者來說，文化的基本「溫飽」已經具備。雖然我們期待綜合國力的提升，能為人文研究提供更多的資源，但畢竟某種意義上說，學問是「自己」的事。文化學者既然是一個社會優質文化的守護者，承擔了踐行的象徵者和發言者角色，理應要有所犧牲或捨棄，以個人的修養擔當文化的尊嚴。兩千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無論艱難困苦，都能持守文化的尊嚴。「華路藍縷」是一種常態，這是中國歷史中閃光的一頁。文化人要像文化人，本來是一個最起碼的常識，現在卻成了需要日日互相戒勉、時時憤而痛斥的地步。我們目睹人文學科本應有的尊嚴已被浸淫，趕熱鬧，出風頭，分不清是學者還是戲子；名片上頭銜一大堆，卻沒有修養，沒有學識，沒有品格，甚至學術腐敗，喪失文人的骨氣，有的更墮落為文化流氓，寡廉鮮恥，在金錢、女色、權勢面前斯文掃地，何談文化尊嚴？回歸文化的尊嚴，理應剔除那些假冒偽劣的文化垃圾。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文化中國》改版之際，正是全球疫情肆虐之時，恰恰給了我們人文觀察的整全窗口。一個最好的時代，一個最壞的時代——在理念和利益之間，在誘惑和尊嚴之間，在熱鬧和寂寞之間，選擇是我們自己的事。一本刊物，一群文人，沒有資格奢談創造偉大，但回歸文化的原本理念，回歸文化所應有的尊嚴，即使卑微之位也是可以自主選擇的。新版的文化中國學刊，將珍惜當前人文學科的最好時光，致力同讀者、作者一起，尤其是志同道合者一起，用各自的選擇作出共同的回答。謹此共勉。